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五十四至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南史卷五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

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圜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

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

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横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冐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

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為豫章内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輙令鐵擊破之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廪餽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横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

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
釁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
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
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
從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謂
賊厢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
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

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

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

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

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

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

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

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

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

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悅即賜所乘馬及為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黄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来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恒沉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為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将

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為賊所獲侯景以為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為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為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淦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無便弓馬至江陵披甲夜出人謂為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

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為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

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歳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衍身代當時大

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

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簡文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揺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

方諸母王氏以冶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

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

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髙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

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

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

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

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

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

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為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方等之死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為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諡忠壯世子并招魂

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静子行於世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荘為永嘉王及魏尅江陵荘年甫七歳為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荘于齊以主梁嗣自盆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荘為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

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
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為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
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
為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
夏以鮑泉為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
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
鮑泉蒱酒為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

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
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𣯃
辮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
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
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
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
及升儲位昵狎羣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

布袴摳衣髙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
太子師弘正伲曰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
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
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
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
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
琳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

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欷旣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誕子未出閤無封失名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葢時運之所鍾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出冢嗣之任竟亦當年擯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南史卷五十四

南史卷五十四考證

簡文二十子傳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威一本作感

今从梁書

建平王大球傳大寶元年封建安郡王○安梁書作平

義安王大昕傳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年封二字監

本誤寶云今改正

元帝諸子傳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壯一本作烈今

从梁書又下文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梁書不載

所生

貞惠世子方諸傳字明智○明智梁書作智相

史臣論忠烈以幹蠱之材○忠烈即忠壯本傳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故也

南史卷五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五十五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五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

父天生宋末爲列將尅司徒袁粲以勲歷位郡守封上黄縣男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戸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矟則蟲網焉乃誅言

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為前驅郢魯既平從武帝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

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勲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為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燒神虎門茂率所領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

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顏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茂性寛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

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為衆所瞻望從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素薨於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初茂以元勲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為有司所奏徙越州

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景
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
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
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
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
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
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

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梁武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

馬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幷率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吕僧珍犄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

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下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

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葢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

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别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

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

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旣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馬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濕當時竝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

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

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

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埋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鏹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總州事故頼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

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於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仕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内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

康王為荆州詳為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冑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冑多決於詳頃之穎冑卒梁武帝始與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憺共參軍國還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荆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

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禄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

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寶寅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寶寅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

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没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旣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

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戸充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寛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

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子誼襲封豐城縣侯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

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及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

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賔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譒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

復為侯景長史景反詣前驅濟江頓兵上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竝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竝還都第譒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

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覔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𢿱其爲人抗舅元法僧闇

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
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竪儒守
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怨怨不得志乃
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禄命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
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
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並不從命鎭軍
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爲領軍司馬士

贍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褌褰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初士贍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贍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贍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爲直閤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

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久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絶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寛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

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内作艨艟鬭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㽁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

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旣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内糧盡魏尅之贈鎮西將軍

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横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栢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氐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駡賊烏奴

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絜自守遷扶風太守毋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搆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和帝爲荆州刺史公則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頴冑協同梁武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

時荆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豪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溪人

性懦怯城内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盜輒先犯公則壘公
則奬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内出者或被剽奪公則
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
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
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
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
則輕刑薄斂頃之戸口充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廟已廉
愼爲吏人所悦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

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秉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

遂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于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𦣞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頴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

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
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
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
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
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絶或
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
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
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

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内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竝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内

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而政迹稍損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

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便相催督黔婁等若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讐報讐

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諡忠侯

羅研字深微少有才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于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

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廹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劒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别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士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膺字公愉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悦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别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别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蓽在城内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别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甞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

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
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
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
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
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
果如筮子鏗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横桑
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

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仗甲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爲當時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劒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汮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汮均水急不如悉棄船於酇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

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為沔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常為前鋒武帝即位為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

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還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内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

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墻屋無器服侍衞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

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于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

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時隴右亂遷於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俶儻有志氣仕齊

爲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絶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

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鉏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

淮百里内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

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壟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

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還徵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莊絢寛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繿縷者輒遣遺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爲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没馬頭等城城内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

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

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寛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啟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

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啟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盗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効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卷五十五

南史卷五十五考證

王茂傳字休連○連梁書作遠

好讀兵書究其大旨○兵書下梁書有駮畧二字

曹景宗傳每箭殺蠻蠻遂敗走○殺字下梁書有一字

義之出逐英至洛口○義之昌義之也洛梁書作浴誤

夏侯亶傳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

進○慶字下梁書有之字

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顧炎武云書

以親九族注同族高祖以下是也非疏遠之謂漢書張敞傳廣川王同族宗室劉調等同族言其與王近親也顏氏家訓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祖有族祖此云不忍言族當時雖爲敏對於理未通

亶弟夔傳不以貴位自高○高監本誤事今改正

魚弘傳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兩監本訛雨今改正

羅研傳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爲別駕○請監

本誤謂今改正

史臣論其功則未○未梁書作輕今各本俱同姑仍其

舊

南史卷五十五考證

南史卷五十六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 子緬 纘 綰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

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

為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歴數自兹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數鄧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

以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録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内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内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勑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宫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

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
軸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
可待蕭坦胷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
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
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
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
國剪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及
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

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勢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吕僧珍先往清宫封檢府庫于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

馬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廄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閤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臠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

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侯弘策為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為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

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禄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竝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

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閴然如貧素者累遷豫章内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為御史中丞坐収捕人與外國使鬭左降黄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抄後漢晉書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緬弟纘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内書籍帝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可言優仕

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
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
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
吏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
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
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虚相推重因為忘年
之交大通中為吳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静人吏便
之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

抜不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
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
子愛賞時纘從兄謐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
東宮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謐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
有謐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
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
曰下官從弟雖竝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
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

空巳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賔客輻凑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乗素輦適古

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改

為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吳興吳規頗有才

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

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

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

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

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無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

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

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傜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賔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户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晩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已為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繼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

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付度事
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
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
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硤至江津譽
次江口湘東王届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
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
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
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

欲應譽詧湘東信之乃覆船沉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搆嫌隙纘尋棄其部曲擕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詧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詧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舉義事無不濟纘以為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

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以為赴期大喜及至並禽之纘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詧襲江陵常載纘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之往雍州

資産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
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摙還齋珍寶貨物悉付庫以粽
密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顔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
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纘弟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
闕其六號為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
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
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

蔡廓兼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馬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時當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竝導騶分騶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宮挾祆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史中丞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時

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為吏部尚書宫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宫管記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沉静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録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

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域隨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

黄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武帝黄鉞

蕭穎冑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㢈致戕域爭

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即命衆

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諮議參軍天監初

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

糧盡將士皆齕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為伯于

時兵後人饑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為有司所糾

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

輿

子輿字孝卿幼而歧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

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

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

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録事雖危殆可憂

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

哭泣梁初為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

路險難啟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還寧蜀子與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與亦悶絶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㴻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馬次有瞿塘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與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㴻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

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蕪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内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帢履以斂酒脯

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諶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馬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

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遥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為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候紹叔潛使為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

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别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初起兵紹叔為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内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

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之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纎毫無隠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嘗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為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

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鎭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鎭關南以紹叔為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徵為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

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歴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竒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帝還領軍將軍補主簿袄賊唐㝢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

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减深自努力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竝進武帝師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為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

卬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隂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嚮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

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

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竝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呂僧珍牀及别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為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

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耻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

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
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
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黄時必謂不濟主上
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
復發黄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
舍武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
敬武帝痛惜之言為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
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

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貧呂公在州大有

政績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江陵方頣隆凖舉動醖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

史傳各一卷授蒨等使讀畢言所記蒨略讀具舉慈益
善之齊豫章王嶷為荆州刺史以蒨為驃騎行參軍領
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蒨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蒨隨
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蒨廨門如
市嶷遣覘之方見蒨閉閤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
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
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蒨問以西事蒨占對詳敏
帝悦用為荆州中從事勑付以修復府州事蒨還州繕

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譓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為西中郎以譓為諮議參軍蕭穎胄引譓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譓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譓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為

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内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謅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謅謅覺誅之尋卒於官謅姊適徵士同郡劉虯亦明識有禮訓謅爲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祿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

太舟卿尋除南康内史恥以讓表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棲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録事參軍早亡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承制除光禄卿魏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蕃岳克

濟陶冶之功而苟懐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藎或恪勤匪解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盖有人臣之節矣觜雖異帷幄之勲亦讚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南史卷五十六

南史卷五十六考證

張緬傳俄復舊任○舊任閣本作為真

張纘傳帝執四部書目曰君讀此畢可言優仕矣○梁書帝作常君作若

以粽密之屬還其家○密閣本作蜜應改从之

張綰傳太清三年為吏部尚書○三梁書作二

呂僧珍傳姊適于氏○于一本作干

因醉後取一甘食○甘監本誤升梁書嘗因醉後取一

柑食之應改从之

樂藹傳張華以爲積油久灰必然○久灰閣本作萬匹又注云匹一作石

史臣論克濟陶冶之功○陶冶梁書作温陶應改从之

南史卷五十六考證